

副驾上的陌生女孩

张军霞

我家儿子大学毕业,参加工作快三年了。他个子不高,但也不算矮,小时候一直是清瘦型,上大学之后开始有一点“发福”,如今在我眼里算是“微胖”。综合来说,是一个算不上多么帅气但性格开朗的大男孩。

男孩到了这样的年龄,找对象的问题就该提上人生日程了。在我的身边,已经有儿子的同龄人走进了婚姻,虽然我感觉自己不过刚刚人到中年,还没有当婆婆的心理准备,但当听到不断有人问:“你儿子有对象了吗?”我不由开始一点点接受现实:儿子长大了呢,他从上大学开始,就利用课余时间打工,再用赚来的钱到全国各地去旅游,足迹踏遍了多个城市。他上班之余,刚发了薪水就张罗着给家里买大屏液晶电视,每年都利用小长假带着全家人出去旅游。

还有,早两年春天有一段时间,因为儿子工作的城市出现疫情,他被封在公司宿舍楼四十多天,好在食材供应还算充足,他就每天变着花样练厨艺,如今每次回来都会在厨房里大显身手。也就是说,他早就是一个成熟而独立的大人了。

儿子上大学时,也算有过一个对象,两人是异地恋,毕业后本来相约要到同一座城市工作,我虽然没见过那女孩,但从儿子的描述中不难听出,她挺喜欢他的。后来,这女孩在儿子的帮助下,在当地小城里有一份薪水不错且稳定的工作,儿子却因为那里没有合适的工作机会未能前往,女孩不想继续异地恋,俩人就这样分手了。关于这件事,儿子一直说得风轻云淡,他跟我说:“我们本来就是异地,一年也没见过几次,感情能有多深?所以,老妈,你不用担心我。”

可是有一天,我们一起去南方某座城市旅游,我看到他在朋友圈发了一张风景照,并且说:“我又来了,天气都和当年那么相似。”我知道,他之前和那个女孩来过这里。我也知道,他内心是有旧伤的,一切没有他说的那么轻松,他只是不说,于是我也不多问,但我每次回想儿子发的这条朋友圈,心口都会隐隐作痛,这是当娘的对儿子的心疼。假如,那女孩多给我儿子一点时间,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吧?

于是,我开始张罗着让熟人给儿子介绍对象。他所在的公司里基本都是男同事,而他在那座城市里也没有熟悉的对象,我给他介绍对象的范围只能在我们小城了。往往是熟人推荐一个女孩,然后两个年轻人互相加了微信,但这种从未见过面、对方一无所知的聊天,纯粹要从“尬聊”开始,如果遇到有共同爱好的还好,能坚持聊几天,如果没有共同话题的,干脆聊上一两次就再也无法可说。

有那么一次,儿子加了一个女孩的微信,聊了几天,正巧他休假回家,两人直接相约吃了一顿饭,双方感觉还不错。我跟儿子说,有那女孩的照片吗?他笑笑说,没好意思拍。他是开着我的车去接女孩一起吃饭的。第二天我开车时,想到前一天晚上,我的副驾驶座位上曾坐过一个陌生的女孩,她或许会成为儿子的对象,心里就感觉暖暖的。

可惜儿子和那女孩只见了一次面,儿子就回单位了。本来,他隔不了多久就可以再回来,可他后来突然被单位派到外地去出差,一走就是两个月,他和那女孩之间的了解太少,见面间隔时间又太长,最初的一点好感支撑不了那么久,于是渐渐无话可聊,这件事也就没有了后续。

现在网络发达了,微信、电话,让恋人和人之间可以实现“零距离”瞬间沟通,可恋爱这件事,还真不是这么简单,冰冷的网线,难以编织出温馨的故事。再过两天,儿子又可以回家了,朋友也给介绍了一个可以相约见面的女孩,她又会成为副驾驶座上的陌生女孩。

但愿这一次,是一个可以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。



正在熏制的腊味

旧事

柴灶上的年味

黄春平

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。

周末回农村老家,见土坯房柴灶里的老茶树苑正慢悠悠地冒着火苗,灶眉上轻烟袅绕,悬挂在铁钩里的鸡鸭鱼肉被带着温度的烟雾包裹着,轻抚着,已经呈现出金黄的色泽,散发着诱人且熟悉的浓香。妈妈说,这些腊味已经熏了半个月了。

腊味香了,春节近了,年味也便浓了。

在武陵山区,没有腊味就不算是春节。冬至来临之际,家家户户便开始忙起来,“腊”起来了,为的是一个有腊味的春节。

在1990年代之前,农村家家户户养猪,至少得养两头,一头送乡肉食站完成国家派购任务,另一头则留着自家过年。这时,留着过年的猪便有了新的名称和使命——“年猪”,专供过年的美味。

杀年猪,是农家的一件大事,一般选择在冬至前后,查看了老黄历的吉祥日子。杀猪当日,户主会请来亲戚和邻居一起来帮忙,同时美美地吃上一顿杀猪饭。

杀猪地点很有讲究,必须是在自家四方六间房子大门正前方的禾坪上,杀猪时猪头要对着厅屋上方的天子壁神位,户主还会在神位、大门口等处焚香、焚纸。

当准备好两三张高凳、一个接猪血的木盆后,屠夫便把长长的屠刀横放在木盆上,之后和几个壮实劳力把年猪从栏舍里赶出来,或是用铁钩直接勾住猪嘴巴活生生地拽出来,然后是一人拽尾巴,一人拽耳朵,另外再两人用木棒将年猪抬上高凳。上了高凳的年猪四脚腾空且被几个人使劲按压着,根本动弹不得。

这时,屠夫口中会念念有词并做出几个夸张的动作,之后在撕心裂肺的叫声中,噼里啪啦的鞭炮响起,年猪被一刀毙命。旁人会迅速捞起猪头,使劲地在猪血盆里搅拌一番,让猪血与先前盛放在木盆里的盐水充分融合,这样凝固的猪血会更紧实。新鲜的猪血,是杀猪饭的灵魂所在。

在一番紧张且熟练地褪毛、上架、开边后,年猪便成了“砧板上的肉”,任由屠夫按照户主的安排来分割。在分割好杀猪饭、拜年料、送亲戚的猪肉后,剩下的腰方肉、猪肘、猪脚、猪头、猪杂便一脸福留着做腊味了。

在我的家乡,柴灶上的腊味可不止是腊肉,还有腊鸭、腊鸡、腊鱼、腊牛肉等等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有的农家甚至还有令人不可想象的腊野猪肉、野兔肉之类的野味。

小时候养鸭、腊鸭是有故事的。记得每当春暖花开,父母逢墟会买回一二十只小鸭来养,这时看鸭子的任务便交给了我弟弟。每当周末或是放学回来,第一件事就是用竹笼装着小鸭到村头的水田里去放养。

没有插秧或是禾苗长得茂盛的时候,看管小鸭子得十分留心,稍不注意,天上的老鹰就会凌空而降,还没等你回过神来,小鸭子便已被叨走上天了。为了驱赶老鹰,我们便每人准备一根长长的小竹竿,在尾端绑上一块棕布或是一个塑料袋,不时挥动一下竹竿,狡猾的老鹰便不再放肆,有时盘旋几圈就飞走了。当鸭子长大后,竹竿又可用作路标,风中抖动棕布在领头的鸭子头顶上晃来晃去,鸭子就会变得很听话,你让它去哪它就去哪。

或许是受传统教育的影响,我看养的鸭子凡是不听话、不好管的,我都会送上一个人人憎恨的“恶霸”名字,什么胡汉山、南霸天、黄世仁、刘文彩都成了我家鸭子的别名。秋收过后鸭子已经膘肥,待到冬至做腊鸭时,这些“恶霸”会被我首先选定送去宰杀。腊制腊味讲究的是原汁原味,猪肉要连皮带骨,猪肘切口要少要小,这是腊肉的灵魂所在。腌料除了食盐,不添加其他任何佐料。猪肉、猪肘、猪头、猪脚再次焯毛、刮毛,滤干水分后,要在热锅的食盐里将猪皮朝下反复揉搓,再放在大木缸或是大木桶里腌上十天半个月,使盐水充分浸入。而那些猪大肠、猪肚、猪肝、猪舌之类的副产品,以及鸡、鸭、鱼、牛肉等,则是腌三四天即可。

腊味的熏制是最重要的环节。真正好品质的腊味大多出自大山深处,必须有足够多的柴火,熏足够长的时间,味道才醇正。腌好待腊的肉品,在外晒干或是晾干水分后,就可以上架熏制了。肉品离柴灶火焰的远近也颇有讲究,太近容易烤熟,太远则很难熏干,同时要注意定时调换位置,让肉品均匀受热。

熏制腊味要选用硬柴,茶树、柃木、桐木或杉木为佳,生柴干柴均可,熏制时不断用茶壳,使柴火长时间处于半燃半隐、不急不缓、烟火交替状态。

在依靠柴火做饭生活的年代,一日三餐做饭和喂猪煮粥的柴火就足够熏制一个冬天的腊味。现今日常使用电、气做饭的农户越来越多,养猪的也越来越少,平日里柴灶难得生火,但到了年关熏制腊味和准备年货的季节,大家都会不约而同地重新燃起柴灶来做饭烧水,或蒸酒磨豆腐或煎兰花根(武陵方言)做米粿,为的是能熏出一口难忘的腊味,拾起儿时浓情的年味。

经过一个把月细烟慢火的熏制,柴灶上的腊味已经成了餐桌上的美味。家庭年夜饭、朋友聚会、亲戚拜年,腊味是不可缺少的,过年有了腊味也就有滋有味了。一盒筒炭火,一壶老水酒,几个甚至十来个腊味,这是武陵农村过年餐桌上的标配且传承至今,乡情乡愁都在这里。

待春节过后,外出务工的子弟,返回单位上班的家人,都会带上父母或亲戚为之准备的一摞腊味,或自己享用或招待客人或馈赠朋友,这时的武陵腊味便成了行销天南地北的美味。



柳沙洲近景

难忘柳沙洲

谢方明

家的坐标

大约是1971年的某天,母亲让我早早起来随婶婶去黄丰桥乌井村看病,听说那里有一个省里下放回来的名医叫李吉康,免费为大家看病。我小时候有点“百日咳”,婶婶本来就是半个残疾人,个子矮小又耳聋,干不了农活只能做点家务。

我们同另外两个村民一起,从家里到李医师家有十多里山路,我因经常跑二十多里去舅舅家,所以去李医师家时很轻松,跑跑跳跳一点也不比他们成年人慢,可看完病回来的路上,两条腿就不听使唤了,完全是拖着走,一会儿我跟婶婶就落在了后面“慢慢游”。好不容易爬上了一座高山的山顶,眼前却出现了岔路。婶婶选择了往右走。走了一会儿,停住了,婶婶说错了,她指着远方给我看,说那里就是咱家的柳沙洲!

这是我第一次站在高山上看三四里路外的柳沙洲,真美!绿意一团团一簇簇,沿着兰溪河绵延几百米……看到柳沙洲,心情一振,脚下也有了力气,随即和婶婶返回岔路口,往左走全是下山路,轻快多了,不一会儿就到了家。

以后我不管是从鸬山还是酒埠江或黄丰桥回家,只要看到了柳沙洲心里就有快感,脚下就有力量,因为她代表了家之所在。

那年那月

上下柳沙洲之间有一座小桥,桥分三跨,河道中间有两个条石砌筑而成的桥墩,非常结实,两岸还砌了护岸的边墩,只那桥板却是用杉树干拼成的,看上去特别简陋,且易被洪水冲走。可别小瞧这座桥,却是彼时兰村的交通要塞,南去鸬山,北往黄丰桥,东走漕泊,西达酒埠江、县城,都得从此桥通过,还有那溪流中的木排,也由桥洞下的孔道顺流而下,汇入到酒埠江水库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,父亲在攸县三中教书,他以校为家,每学期中途几乎不回家,母亲在生产队,既要出工挣工分,又要养猪种菜带孩子,成天忙得脚不沾地。为了维持家用和上交部分给生产队购买生产资料的费用,我每月都会带着母亲的简易信件去父亲那儿领工资。

从兰村到三中,要先走七八里山路到庙下江,而后换乘去酒埠江水库大坝的“汽划子”,再从大坝走三四里路才能到达三中。我当时只有七八岁,一个人走山路难免有些恐惧,母亲便让我守在柳沙洲的桥头,她自己便便在附近干活,或洗衣服或找猪草。一旦遇到有三中学生模样的人

经过,母亲就让他们顺便把我也带上。回来的时候,父亲把我送上大坝,我自己上船下船——那时候我个子小,乘船也不用买票,当然,也可能是父母省钱、省时的好办法——回来的山路不可怕,因为下船后一般都有人同行,我连走带跑也能跟上他们的步伐。久而久之,附近村的三中学生我都认识了。

柳沙洲旧事

祠堂前曾是兰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,紧挨谢家祠堂的上柳沙洲就成了重要的政治文化活动场所。那棵弯曲成弓形的柳树便是历史的见证者——之所以弯曲成弓形,是因为它生长在河床上,某次发洪水时根基被冲松而使树干发生近45度的倾斜,由于重力作用和柳树超强的韧性,使它上半身渐渐地弯向地面——据说旧社会,国民党就曾把杀害后的地下党人的头颅挂在这棵弯弯的柳树上示众,幸得一向心善的大屋组村民谢成林秘密收尸埋葬。

新中国成立后,这里更是重要的集会场所。弯曲的大柳树上挂上一个横档,再在旁边用木质门板搭一个舞台,便可以召开全村全组群众大会了。宣传革命形势、打击阶级敌人,教育人民群众,提高思想觉悟,这是当时政治运动的主旋律,也是当时国家治理的主要手段。

这里还是兰村公社民兵营的军训场地。有几棵曾经挂过像的柳树,上面留下了无数的弹孔,那柳树应该也有过穿心痛,但它依然顽强地生长着。

记得有一次,我带弟弟去柳沙洲看民兵集训,因不准靠近,就在柳沙洲边缘的碾米厂引水渠(当时称圳)边玩耍,不料弟弟却突然摔到了圳里,那时我才六七岁,只知往洗衣码头那边走,准备下水去救弟弟。这时,二十多米外的一个成人狂奔过来,一下跳进圳里把弟弟抱起,当他回到岸上时,我看到他的脚下在流血,原来他在跳下去时被圳里的破碗片划破了脚底皮。我只知道他姓易,记不清是大老易还是小老易,当年修湘东铁路时需要大量枕木,大小老易就是在老家山上锯枕木的。母亲回家后听我说起弟弟的事,便拿了几个鸡蛋赶到老易的住处,略表一下谢意。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境界!

后来我有幸借调到政府某项目办工作时多次到新时期下乡,曾多方打听当年的两老易,终因信息单一年代久远而杳无音信,但他的形象和行为一直铭刻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往事如潮,柳沙洲还有更多的故事在我心中泛起……

远眺柳沙洲,绿柳成荫



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

时隔数十年,当我再次站在谢家祠堂边的混凝土桥上,放眼兰溪河上下游,却找不到当年的柳沙洲,唯有剩下不多的高大的古柳树,能让我找回一些当年的印记。

当然,能找回些印记也不错,别说柳沙洲了,家乡兰村都在2005年的行政区划调整中被并入黄丰桥镇,从此消失在中国乡镇地名建制的版图之中,但我们这些曾被兰村哺育的外地游子,魂牵梦萦的仍是已不复存在的兰村的山山水水,以及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记的柳沙洲的日日夜夜。

柳沙洲印象

时间定格在半个世纪前,兰溪河经过兰村谢家祠堂附近,由于地势平坦,河道相对开阔,平常河水不多时便在此冲刷成一个S型河床,形成上下两个河滩。滩上长满了参天大树,大部分是树干直径在60厘米以上的古柳树,靠河水上也有一些树龄较轻、个子不高的小柳树。因此,家乡人把这两个河滩叫做柳沙洲,靠大屋组这边叫上柳沙洲,靠祠堂前组那边叫下柳沙洲。

上柳沙洲这边,大部分古柳树沿河岸生长,由于洪水对河滩的浸润和冲刷,重力作用下,树干和树冠都往河滩内倾斜,与河滩内的柳树相互支撑,构成一个树冠层,枝繁叶茂,把河滩上的阳光遮挡得严严实实,到达地面的尽是斑斑点点,远远看去就像上天撒落在地上的碎银。夏天,这里场地开阔,舒适凉爽,最适合孩子们玩耍以及召开群众集会。

下柳沙洲紧挨谢家祠堂,祠堂曾经是兰村完小的办学场所,后来又改了初中,便修建了篮球场和跳高跳远的沙池、爬杆等体育设施,这是学校开展体育活动的必要场地。

柳沙洲是孩子们的乐园,尤其是夏天,大屋组和祠堂前组的小朋友都在这条河的上柳沙洲段游泳,由于两个组分属两个村(大队),似乎是天生的敌对关系,在同一条河里游泳,就经常发生打水仗甚至打架斗殴的事情,但过不了几天又混在一起了,这就是孩子们的快乐!

靠近大屋组这边桥墩旁有一株四五米高的古柳树,树梢柔软而富有弹性,小伙伴们爬上它踏着节奏顺势发力,人就在树梢上荡来荡去,就像城里的孩子荡秋千一样,技术好的伙伴还可以最后顺势一跳而跃上桥墩的三角形平台上。当然,我更愿为那柳树生命力之顽强而点赞,她忍辱负重,虽屈而不折,何其强大的韧性!

